



星期文库

“七鲜”谈之七

鲥鱼春鲜如梦杳

瑤华

鲥鱼是鲱形目鲱科的一种洄游性鱼类，每年春季自海入江产卵，“鲥”即指它具备的“应时而至”的特点。古人将鲥鱼誉为“银鳞细骨”“鱼之美者”，曾和刀鱼、河豚并称“长江三鲜”。现在，鲥鱼已经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，长江中的野生鲥鱼更是多年来影踪难觅。如今在市面上出售的鲥鱼，其实是和中国鲥鱼同科不同属的美洲西鲱，又名美洲鲥，引入我国后在长江中下游各地开展规模化养殖。而流传千余年的本土鲥鱼之味，只能从诗文和有关记载中去感受了。

鲥鱼的与众不同之处，在于它的鱼鳞下有一层脂肪，“味在皮鳞之交”，适合连鳞蒸食。北宋彭渊材自称“平生有五恨”，位列第一的就是“鲥鱼多骨”。从侧面体现出，尽管鲥鱼细刺较多，仍然令人爱不释箸。古人吃鲥鱼，常和新笋搭配。北宋贺铸在词中称赞：“苦笋鲥鱼乡味美，梦江南。阊门烟水晚风恬，落归帆。”但在江南之外，鲥鱼似乎不那么受欢迎，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，“蜀人呼为瘟鱼，畏而不食”，这可能和鲥鱼洄游到长江中上游时，已经变得较为瘦弱有关。

明代沈德符所著《万历野获编》中，讲述了一件和鲥鱼有关的逸闻。有个宦官赴南京办差，正值江南鲥鱼当令，此人吃了几天厨子精心烹饪的美食，却没吃到特产的鲥鱼，便叫来厨子责问。厨子惊讶地告诉他，每餐都特意做了鲥鱼。这位宦官命他把鲜鱼拿上来，看过之后更奇怪了：“这鱼样子倒是跟鲥鱼挺像，但为什么不臭呢？”

以鲜美著称的鲥鱼，为何在权倾朝野的宦官心目中成了臭鱼？原来，明代和清初都有以南京为中心向皇宫进贡鲥鱼的制度，称为“鲥贡”，可以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统治时期。《明史》记载，太庙每月初一要供奉新仪物，四月的当令食品包括“樱桃、梅、杏、鲥鱼、雉”。此时的首都南京正位于盛产鲥鱼的长江畔，可以保证进贡时鲜鲥鱼。明成祖迁都北京后，鲥贡制度继续保持，运输的难度就大得多了。鲥鱼只在初夏时才能大规模捕捞，离水后很快就会死，而且极易变质。古时的鲥贡分为陆路和水路两种途径，陆运靠骑马传送，速度快，但运输数量少，主要保障宗庙荐新和皇帝食用；水运可以运送较多的鲥鱼，但速度较慢。尽管要求全程用冰为鱼保鲜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打折扣。经历三千里的漫长路途，船里早已臭气熏天。沈德符形容：“余于夏月北上，曾附其舟，几欲呕死。”尽管如此，进入京城的臭鲥鱼仍然物以稀为贵。得到赏赐的宦官和大臣感激涕零，还以为这就是地道的鲥鱼味儿。

突然想起这年秋天，田里的莜麦刚收过半，地里的活就全扔给了父亲。母亲白天在场院里切谷穗，晚上便腾出手来干些针线活。她从后炕的炕席下找出鞋样的时候，是个傍晚，父亲正好推门进来。

父亲刚刚卸完一车莜麦，身上到处是莜麦芒子。他一边用笤帚打扫身上，一边笑着对母亲说：“又给孩子们做鞋啊！”

母亲没说话，低头整理着鞋样。

“给孩子们做厚实些，省得一到冬天就把脚给冻了。”

母亲认真地翻整着一摞鞋样，没有搭理父亲。

父亲说：“给你也做上一双吧，穿了这么些年了，你的那双准也不暖和了。”

母亲还是没说话，只是一顺手，摘下了扎在父亲衣领和袖口上的几粒莜麦芒子。

母亲做鞋，父亲爱给她打下手。母亲粘鞋底的时候，父亲就坐在母亲的一边，帮着她从针线笸箩里挑拣合适的烂布头，然后一块又一块地递给母亲。

父亲一边拣布头，一边和母亲唠嗑，内容全是关于家庭、农事、土地、墒情和阳光的。父亲絮絮叨叨不停地讲，母亲只是静静地听，有时也有一搭无一搭地应和着。直到夜很深了，母亲粘好鞋底，父亲才住了话。

母亲打过一个呵欠，说睡吧，父亲

便跳下炕到院里去插门。

回来后，父亲说：“把鞋底压在我的褥子底下吧。”

母亲说：“没事。”

父亲说：“你的腰一受潮就闹毛病，还不注意点。”

母亲说：“没事。”顺手就把一双鞋底子压在自己的褥子底下。

第二天起来，母亲叠炕，意外地发现昨天明明压在自己褥子下边的那双鞋底子，竟跑到了父亲的褥子下边。

母亲就看了一眼父亲，父亲正专注地坐在灶火堂前烧火熬饭，一片火

悄的，只有麻线穿过鞋底子的哧啦哧啦的声音。

父亲看着看着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爬起来四处找找，后炕上，被窝垛上，父亲是在找衣服。找到后，父亲过去把衣服搭在母亲身上，母亲说：“我不冷。”父亲说：“夜深了，别着凉了。”然后，父母无话，父亲就接着看他的书。

母亲鞋底子纳到什么时候，父亲就一直看到什么时候，直到母亲把针往鞋底子上一别，说睡吧，父亲才在书边掖上一角，匆匆地跳下炕去插门。

纳鞋底子是个力气活，有时候母亲实在有一针拔不过来，父亲就爬起来帮忙，母亲便在一旁静静地等着。拔过针的父亲有时兴起，也想纳上几针，母亲一把抢过来，说：“还是看你的书吧。”父亲朝着母亲嘿嘿地笑过，便爬在炕上继续看他的书。

屋子里，只有哧啦哧啦的麻线声。

父亲嗓门好，在大队的剧团里唱过二人台、山西梆子。父亲不愿看书的时候，就躺在炕上轻轻地哼些《走西口》或《挂红灯》的唱词。父亲的声音有时婉转，有时悲凉，极低沉地在屋子回荡着。母亲依旧纳着她的鞋底子，只是偶尔抬起头来，若有所思地看上一阵子父亲。

母亲在想戏台上一招一式的父亲……

这年秋天，母亲就做了三双鞋，一双是我的，一双是姐姐的，另外一双大的，是母亲做给父亲的。

朴素的爱

马德

光正红红地映在他的额头上。

被火热的炕烫过，被父母的体温暖过，鞋底逐渐干透了。父亲在炕沿上哐哐地摔上几下，便交给母亲，就行了。

接下来便是纳鞋底。

这时父亲就从房梁间取出个纸包来，掸去上面的灰尘，展开来，是几本陈年的旧书，有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三侠五义》《敌后武工队》等。父亲随意地拿出其中的一本来，便爬在煤油灯底下看起来，偶尔也给母亲讲上几句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屋子里静悄悄的。

接下来便是纳鞋底。

这时父亲就从房梁间取出个纸包来，掸去上面的灰尘，展开来，是几本陈年的旧书，有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三侠五义》《敌后武工队》等。父亲随意地拿出其中的一本来，便爬在煤油灯底下看起来，偶尔也给母亲讲上几句，但更多的时候，屋子里静悄悄的。

记忆中的三枚红柿子

凌小雅

来时自身又接纳不了土地坚实的热情。无奈之余，我用指尖蘸了点没有脏的柿子肉尝了尝，好甜好甜，反而越甜越心疼。

回到家撅着小嘴，满脸的不高兴。太奶奶知道了原委，戳着我的小脑门笑了。她说：“你够不着，想不出法子，别人兴许能够得着，能想出法子。把柿子勾下来放在自家窗台上，天天看着，踏踏实实地等它变软不好

吗？你就不能说给你哥？你哥精得跟猴子一样会想不出法子？你呀你呀，一定是小心眼，真不知道是笨还是贪害了你……”

太奶奶说得没错。我一直瞒着，谁都不告诉，就是想着那三个柿子只能是我一个人的，才不愿意跟谁分享。可粗大的摇不动的柿子树，高高悬挂的柿子，已超出了我的能力，怎么经得起等待？注定了再漫长再辛苦的等待，都没有结果。

“个人能力不足，经不起等待，就要学会与他人合作，共同分享！”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，那三个被摔成泥的柿子，还在我的耳畔低语。

五十岁的“变装圆梦”

马海霞

些时髦衣服，却总怕周围人投来异样的眼光。去年夏天，她和同事出差遇到两位六七十岁、拉着行李箱的妇人：一个穿着红色背带裤，梳着两条马尾辫；另一个穿着碎花吊带裙，扎着两个小揪揪。大寒的眼睛都看直了，心想：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能如此随心所欲地穿搭，真让人羡慕。同事也凑过来跟她小声议论：“肯定是出来旅游的，在外面没人认识，想怎么穿就怎么穿。”同事这番话，像一束光，瞬间照亮了大寒的心。她突然意识到：自己何不也找个陌生城市，彻底放飞自我呢？闹了半天，这趟旅行，大寒是来圆梦的呀！

第二天一早，大寒穿上昨天买的新衣服，还特意化了妆，将嘴唇涂得比指甲油还要红。在外旅游的那五天，

我俩白天逛景点，晚上陪她逛商场“扫货”——她专挑那些颠覆日常穿搭的减龄时髦衣服，买一件就穿一件，一天一个新造型。

临返程时，她把假睫毛和假指甲都卸了，新买的衣服和饰品也收进了行李箱。我劝她：“大胆穿着呗，时间久了，大家也就习惯了。”她白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办公室那两个女同事退休后，就剩我一个女员工了，穿衣打扮更得大方得体。”我叹了口气：“这些行头白买了。”她却莞尔一笑，说：“等下次旅游时再穿。”

如今大家都在谈论“自治”，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挣脱束缚、随心所欲做自己。受环境和性格影响，有些人始终难以摆脱周遭人的眼光与评价。而旅游的妙处，恰恰在于它能让人置身陌生天地，卸下所有束缚，毫无顾忌地遵从内心——就像大寒，这场间歇性的“一反常态”，成了她平淡生活里的一味调剂剂。这场“变装圆梦”，比起旅途中的风景，更显珍贵。

我和大寒外出旅行，刚到酒店安排好，她就拉着我直奔商场。她先嫁接了睫毛，又做了大红色的指甲。在商场里，她相中了一件背带牛仔裤，直接付了款——裤腿上有个大大的卡通图案，后兜也花里胡哨的。接着，她又转身去了饰品店，买了条“布灵布灵”的毛衣链。她还买了一顶红格子的贝雷帽，让我给她编了两根麻花辫。她活到五十岁，向来以朴素著称，这次是受啥刺激了？

她也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便跟我分享了她的真实想法。她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，从小母亲就不许她穿“奇装异服”。参加工作后，办公室就她一个年轻女性，另外两位年长的女同事都不爱打扮。她们看到她后，直夸她气质文雅，还张罗着给她介绍对象。结果还真成了——男方就喜欢朴素型的姑娘；而她的婆婆是中学教导主任，管理学生仪表颇有经验，一眼就相中了她。

穿衣朴素大方久了，大寒自己都患上了“打扮羞耻症”——有心化个妆、穿